



对战争与殖民化经济的批判 & 对 邪教的认证

沙织

沙织

对战争与殖民化经济的批判 & 对邪教的认证

<https://zhuanlan.zhihu.com/p/705465580>

zh.anarchistlibraries.net

这种批判在左派法西斯那里往往是变相的鼓吹和欢呼，就好像伴随着战争而来的资本主义灰产、广告和邪教完成了什么了不得的壮举，消灭了世界上的哪种顽固不化的抵抗力量，世界终于可以怠惰下来，接受一种听之任之的统一状态。就好像邪教、广告、热点——这大批量的虚构和人们有什么关系！这种批评流露着悲伤的气息。如果不是为了欢呼，批判为什么要成为悲伤的行文？斗争的人是无暇悲伤的。

只能说，伪装在批判中的法西斯的欢呼不但已经同化于邪教，还比邪教高出一个等级，它从受邪教之害，转而梦想着邪教为自己服务，一跃而成为老魔术师，识图让邪教成为受自己操控的棋子，被自己号令的仆从和机器人兄弟。

邪教具有敛财、洗脑、侵害生命、排斥异己的特征，对社会具有极大危害，但它本质上是一种极端的自我异化和自我欺骗，它是对自己的可能性和价值世界痛下杀手的错乱狂。付出这样的代价，是要维持一个残忍的集体宗教、一种盲目的集体崇拜。这就是说，“缺失”是无法通过世俗的情感逻辑填补的，同时一种无神论的虚无反而需要一个地下偶像来汇聚“万千黑山羊”。按尼采对牧师心理学的批判，无法填满的“缺失”感，永远地被弃养了的感觉，可能是一种生理疾病和体液疾病的征兆。唯有让世界邪教化，才能令一个无法让成问题的人类概念产生意义也无法获得生命感觉的病人感到平衡、安详和“满足”。否则，他就会永远处于危险的狂躁中不停撕咬自己。

当一个人口头上反对邪教，但又代表人们一脸哀伤地认证邪教达到了某种目的并战胜了生命时，他就已经病入膏肓。和邪教一样，他已经无力进行价值重估，无力进行批判，他已经和邪教互相吞噬。他和邪教一起达到了思想与生命的枯竭。